



詩語背後

圳水源頭並蒂蓮(中)

我最早接觸蓮塘村，差不多20年了。那是2004年暑期，為即將赴港工作做準備，我查閱有關資料，在《人民網》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湯錦森，時任深圳市羅湖區委書記。文章講述了羅湖農民早年以低價出讓土地、多次搬遷祖墳等方式為特區建設所作的特別貢獻，其中提到改革開放前當地村民逃港事件：「近鄰香港抓住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機遇，經濟發展很快。一些村民為生存而逃，奔富而逃，一時間，外逃勢頭很猛。我們羅湖區長嶺村上面有一個徑肚村，外逃風颯得只剩下了一個人——一個行動不便的殘疾人。這個村就這樣消失了，在地圖上面再也找不到了。」

此次走訪，我專門就蓮塘村的逃港情況詢問有關人士。蓮塘街道工委書記葉愛權是一個有思想、有情懷的基層幹部，對目前困擾蓮塘兩岸居民的口岸交通、新界東北堆填區、大型殯葬場等問題的來龍去脈、矛盾癥結和解決思路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他說，當年蓮塘村的逃港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持續了近30年。習仲勳書記主政廣東時，還專門到蓮塘村住了兩個晚上，調研解決問題。不過，他自己對有關細節並不清楚，便向我推薦了周仁生。

周仁生，蓮塘原居民，1969年入黨，1979年至1996年擔任蓮塘大隊黨支部書記。據他講，徑肚村以前是蓮塘村下轄的自然村，也曾經是蓮塘大隊五個生產小隊之一（另四個為蓮塘、長嶺、西嶺下、坳下），建村三百多年了。徑肚村土改時有21戶人家，逃港後只剩下兩戶，一戶是生產隊長，一戶是大隊支部書記的遺孀。為了便於管理，大隊把這兩戶人家從徑肚村搬到了長嶺村。不久，生產隊長一家也從長嶺村逃港了。說到這裏，周仁生嘆了口氣。一旁的長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葉燕強補充道，那

時自己還小，同幾個小伙伴在河邊玩，親眼看見他們逃港的。河裏的水不多，鞋都不沾水就可以過去。過了河，對面有小車接。

從地勢看，歷史上的徑肚村位於梧桐山半山腰由兩條山脊形成的凹陷處，活脫脫是這片大山的肚臍，也算是一塊風水寶地。這裏現在是梧桐山隧道東、西兩段的接口，網絡地圖上還可以查到「徑肚」這個地名，導航軟件還可以把你帶到那裏去。只是它曾經有過的煙火故事，已完全隱入大山的摺皺裏了。

說起當年的逃港潮，周仁生百感交集。他回憶道，蓮塘大隊共有水田2,500多畝，旱地800多畝，全大隊原本有1,400多人，逃了800人，最多的時候（1961-1962年）每天跑30多人，留下600人，勞動力不足100人。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不會餓死但會累死。外地人把梧桐山當作偷渡者的燈塔，以為到了梧桐山，躲在山窩樹叢裏，天黑了就可以偷跑到港。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本地人才知道，偷渡最好是白天，那麼長的邊境線，沒人管你。到了晚上就不一樣了，要防特務，有警犬。但外地人不懂，所以死傷的比較多。本地人熟門熟路，香港又有親戚接應，哪防得住啊！

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邊防部隊每年都來幫助雙搶雙收。那時候戶籍制度很嚴，但還是從外地流入了少量務工人員，插隊的知青有的也留了下來。股份制改造的時候，村委會和4個自然村，一共成立了5個股份合作公司。這些新村民根據他們來村的年份，也擁有比例不等的股權。我們改革開放，發展得這麼快，誰都沒想到。以前逃港的鄉親羨慕我們，有的也後悔了，正所謂風水輪流轉。

我徜徉在蓮塘街道的大街小巷上，穿行於高樓大廈之間，每每被村頭那塊鐫



◆ 作者（右）與周仁生在「蓮塘村」巨石前合影。 作者供圖

刻着「蓮塘村」三個翠綠大字的巨石吸引。它穩如磐石，彷彿象徵着什麼，也彷彿訴說着什麼，記錄着什麼。今昔蓮塘，天翻地覆，在這風生水起之間，究竟隱藏着怎樣的變革密碼呢？

數日後，我參加一個關於香港、深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論壇，聽到多年來致力大逃港問題研究的陳秉安先生的演講，似乎觸摸到了問題的答案。

據介紹，當年最先採取的是強堵的辦法，結果不解決問題，群眾照樣跑。後來改成了思想教育的辦法，學習毛澤東思想，憶苦思甜，一開始有效果，群眾暫時不跑了，但時間一長，群眾還是跑。最後才找到了辦法，那就是發展經濟，對外開放，群眾的生活提高了，自然不跑了。腳是長在老百姓身上的，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他們還是會跑到資本主義那邊去。事實證明，堵不如疏，如果經濟搞好了，這些跑出去的人還是可以回來的，所以更應該探討通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鞏固邊防。

這一思路的轉變，催生了後來影響深圳命運的決策。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等人提出在深港邊境劃出一塊地方來，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結果人民群眾生活提高了，不跑了。大潮起珠江，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從此響徹神州大地。

◆ 木木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落泊的食神

2020年1月初，我在外地探訪，因通訊關係，手機錯過了三通電話。回港後，那才察覺，回電，對方已沒接了。

來電的是薛興國。自此之後，他即失聯。其後，才知他走了。走的說法有兩種，一是病發，二是自殺。與諸友談起，證據確實應是自殺，地點是南丫島。為什麼是南丫？據說，他最風光的日子，最愛和一班朋友往南丫吃海鮮，上下古今，好不意氣風發。在人生的末途，他留戀昔日的逍遙快活，就將生命棄在那個島上。

現時，我每經過天后，就浮起兩個人的形象來，一個就是薛興國，另一個是韓中旋，因他們都是天后居民。

薛興國「最風光」的日子，與我無緣。直到他脫離商界，來到大學任教，我始和他「親近」起來。每周有兩三天的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晚上，常與愛吃的學生一起嘗私房菜。講起吃，薛興國興致就來了，口沫橫飛，他什麼也吃，什麼都和文化藝術扯在一起；而飲起洋酒或土炮，他就談古龍。真的是滔滔不絕。學生都知道他是食家，也是飲家，是古龍的學友和槍手。

他事業有成，薪俸不錯的年代，錢財有兩大去處，一是花天酒地；二是家累。到晚年時，仍是無殼蝸牛。他在天后的居處，是租的，在大學兼職的錢，都不夠他付租金。

他財困，我很遲才知道。但他一直沒作聲，也沒露過一絲口風。有一事我特別感到悔疚，一日傍晚，我上課時，他急急如律令，打我手機，聲言可否立即借他一萬元。我沒電子支付，要借也要下課後，他聽了，說：「趕不及了，我另想辦法。」

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通話。事後推測，可能是被人挾持還錢，急需解圍。

為什麼突然寫薛興國呢？皆因在書坊上看到他一本書：《吃一碗文化》。內頁有他簽名題贈給友人。書本新淨，也沒皺痕，料那位友人翻也沒翻過。

薛興國的食經，大都與「文化」有關，寫起來引經據典，真的是「文化濃郁」。如有篇〈一顆肉丸見真功夫〉，便引了李白的詩、隋煬帝創製的四道風景名菜，和唐代



◆ 印製精美的書，觀之滿足甚。 作者供圖

郇國公造出的肉丸，呈葵花狀，美極了，這肉丸便被叫做「獅子頭」。此間，快餐店有「獅子頭」，上海店也有「獅子頭」，風味不同，都是我愛吃的「丸」。薛興國說：「別小看這獅子頭是一顆小小的豬肉丸子，選肉要考究，還得很有耐心地把肉切成小粒小粒，略略剝幾下而已。如果亂刀去剝，或且更偷懶拿去用機器攪碎，那肉汁便全數流失。」

我吃獅子頭時，只是果腹，哪有想到名人雅士，哪有想到名廚的細心炮製？好個薛興國，他雖強調吃的藝術，和審視吃的文化，但我和他相交時，在小店或者攤檔，什麼粗菜也嚼下肚去，一副滿足的樣子，一副落難食神的模樣。嗚呼！

這部《吃一碗文化》，篇篇都有文化，篇篇都有故事。讀之興趣盎然，在一眾寫食經的作家中，他是最特別的一位。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有仔趁嫩生·白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潺；黃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殘·kang3酒



馬明，你咁唔細聲喇！你老咗，啲隻能力有機會出現問題喇！所以如果「生仔趁嫩生」，我驚你到時想生都…… 嘉穎，唔怪得你一結唔婚就嗰影返邊件喇！



白鱧，有冇聽過「黃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殘」呀？黃鱧，唔好意思，係「白鱧上沙灘」，呢句嘢你唔唔用呢！仲有應該係「唔死一身潺」呀，你啲粵語認知都好差嘅！



我酒量淺，你要講過我知道樽酒「kang3」嗎？勁酒28度，茅台53度，飲咗你係硬，哈哈……

有仔趁嫩生·白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潺；黃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殘·kang3酒

最近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醫生用上了如下的一句廣東諺語來作為對人生規劃中有生育意願的年輕夫婦的一點忠告：

有仔趁嫩生

盧醫生從醫療健康角度交出如下的理據：不少年輕夫婦以為現時有輔助生育，可以先行「雪卵」，延遲生育就不是問題了。他強調，30歲前和40歲後懷孕是兩碼子的事——懷孕機會走低，孕婦和胎兒所承受的風險相對走高。據現代醫學研究所得，卵子的質素會隨年齡下降，令女士難以受孕。其實「雪卵」亦有風險，需要長時間注射荷爾蒙和進行微創手術取卵，對健康會有影響，所承受的經濟壓力都不用了。總而言之，女士們最好在30歲前計劃生育，以免錯過生育的良機。

人們對「有仔趁嫩生」的理解是「生仔要趁後生」；但從句子的結構，卻教人無法想像有這個意思。據筆者的考究，此話的原句是：在夫婦二人均「有」生強（生「仔」）能力的時候就要「趁」後生（「嫩」）計劃「生」育。

至於民間，「有仔趁嫩生」的理據如下：舊時的人認為老了如可享兒孫福是最充滿的人

生。若然選擇遲生育，到年老時子女還未出身，由於在經濟上還需要倚賴你，你在沒有享兒福的同時還要繼續承擔供養的責任，此時的你說苦不苦呢？事實上，年老帶兒真是一件苦差——年齡的差距進步擴闊代溝，因而在相處時產生不少衝突。又你可能因為年邁而感到事事力不從心，間接加大了抑鬱的風險。試想，到兒子成家立室再到抱孫兒的時候，你很可能已離天國不遠了；相反如你「有仔趁嫩生」，你便有很大的程度上可享受兒孫福了。

廣東人有以下一句俗語，網上流傳了多個版本：

白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潺（殘）
黃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殘（殘）

要確定是黃鱧定白鱧、潺定殘，還是兩者皆可，就得要看牠們的棲息地。黃鱧棲息於稻田、湖泊、池塘、河道與溝渠等泥質地的水域，甚至沼澤、被水淹的田野或濕地等。黃鱧還喜歡匿藏在混濁的泥質水底的洞穴中，或堤岸的石隙中。白鱧在進行不同的活動時，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當白鱧進行繁殖時，牠們生活在海水之中；當孵化出來的白鱧處於生長發育階段時，牠們又會回到淡水之中。由此看來，黃鱧不會出現在海域之中，因而不可能接觸到沙灘，所以如有人說「黃鱧上沙灘」就大錯特錯了。白鱧的表皮非常之薄，攤在粗糙的沙粒上除感覺到很不舒服外，還會很容易被擦傷；除了在生理的反應下，白鱧會分泌出一些「滑滑潺」的液體以作保護。「唔死一身潺」就是白鱧會在這個情況下滿體「潺」。由於「潺」是「煩」的諧音，「唔死一身潺」就是借指「唔死一身煩」——就算不至於死但有很大的麻煩。沒錯，「殘」也是「潺」的諧音，但只是說出了白鱧上了沙灘的下場，並沒有上述那精警的寓意。

示例：
你咁多嘢唔接，走去接虛擬貨幣代言人嚟做；好喇，而家出事嘞，全世界都以為你有份；今次真係「白鱧上沙灘，唔死一身潺」呀！

從以上一例，大家看到「粵語保育及傳承」上有很多絆腳石——不少粵語專家、語文學者和字典認同了頗多未經驗證的資料，致令上述工程在實踐時難上加難。

廣東人用「kang3」來形容高濃度的酒。這個字明顯由音變而來，究竟本字是哪一個呢？插圖中提供了線索，「強勁」中的「勁」應最適合不過；通過以下音變，就走出了「kang3」這個讀音來：

勁/ging6；變調→敬/ging3；變韻母
→更/gang3；變聲母→kang3



來鴻

◆ 趙剛

冬之語

自然界四季輪迴，一如人世間的四幕劇，春去，夏來，秋走，冬至，你方唱罷我登場，各展風流天地間。

惠風和暢，燕舞鸞飛，「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唐·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宋·朱熹《春日》），春之溫馨浪漫使人陶醉；繁花似錦，萬木蓊龍，「綠樹陰濃夏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唐·高駢《山亭夏日》），「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宋·楊萬里《曉出淨慈寺送林方》），夏之熱烈雄強令人鼓舞；漫江碧透，萬山紅遍，「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唐·劉禹錫《秋詞》），「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唐·杜牧《山行》），秋之瀟灑成熟催人奮進。殷切期盼中，終於迎來我的登場。我激情滿滿，熱血汨汨，決心以昂揚的姿態、無私的奉獻、獨有的風采，為年輪的圓滿收官，獻上深情的一吻。

刺骨的寒風夾裹着鵝毛大雪，將世界緊緊兒包裹。瑟瑟發抖的太陽公公將光禿的腦袋隱沒厚厚的雲層，臉蛋憋得烏青。失色凋零的百花和枯萎脫落的萬木，像極了卸妝的靚女帥男，無可奈何地任憑曾經完美掩飾的缺陷一覽無遺地暴露開來。百鳥和小動物們或倉皇躲入漆黑的巢穴，或狼狽逃進深深的樹洞，懶惰的寒號鳥縮在枝頭，驚恐地哀嚎：「哆囉囉，哆囉囉，寒風凍死我，明天就做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好一派淒涼滄桑！

「可惡的冬天，誠心要把人凍死嗎？」這是頂風冒雪早出的人們，一邊搓手跺腳，一邊喋喋不休地數落。「可惡的冬天，誠心要把人凍死啊！」這是兩層霜花晚歸的人們，一邊縮頭藏腦，一邊咬牙切齒地詛咒。片片雪影好像一道冷酷的白眼，嗚嗚風聲恰如一聲聲刺耳的嘲笑，無情地將我推向迷惘的沼澤和孤獨的深淵……

「您好啊！親愛的朋友！」恍惚中，一個清亮的聲音從腳下傳來。「朋友」，多麼親切、溫馨的稱呼！我睜大眼睛，努力尋找。但見麥苗嬌嬌從厚厚的積雪下面探出綠油油的身影，一邊貪婪地吮吸甘甜豐沛的雪水，一

邊感激地說：「謝謝您賜予雪絨被，凍煞病蟲害，使我和孩子們衣食無憂，健康成長。快聽，孩子們用歌聲向您致敬呢！」一望無垠的麥田裏響起麥苗家族朗朗的歌聲——

雪被棉，雪被暖，
雪被裏面過大年。
冰煞病菌和蟲害，
瑞雪豐年樂無邊。

「您好啊！親愛的朋友！」寒梅姐妹一邊熱情呼喚，一邊將我簇擁，激動地說：「感謝您賜予傲骨寒，及時點燃我們的激情之火，盡情綻放我們的生命之光！」我驚惑地問：「刺骨凜冽的嚴寒嚇得百花和萬木東躲西藏，柔弱嬌媚的你們怎經得起考驗？」寒梅姐妹朗聲笑答：「寒重色愈濃！嚴寒是我們最要好的夥伴，為了這次約會，我們翹首期盼整一年！」風更勁，呼嘯聲驚天地動；雪更冷，鵝毛影蓋地鋪天。寒梅姐妹激情蕩漾，霓裳翩翩，載歌載舞——

料峭凌寒百媚生，
鬼斧神工風骨成。
君子不慍三春暖，
丹心玉魄照汗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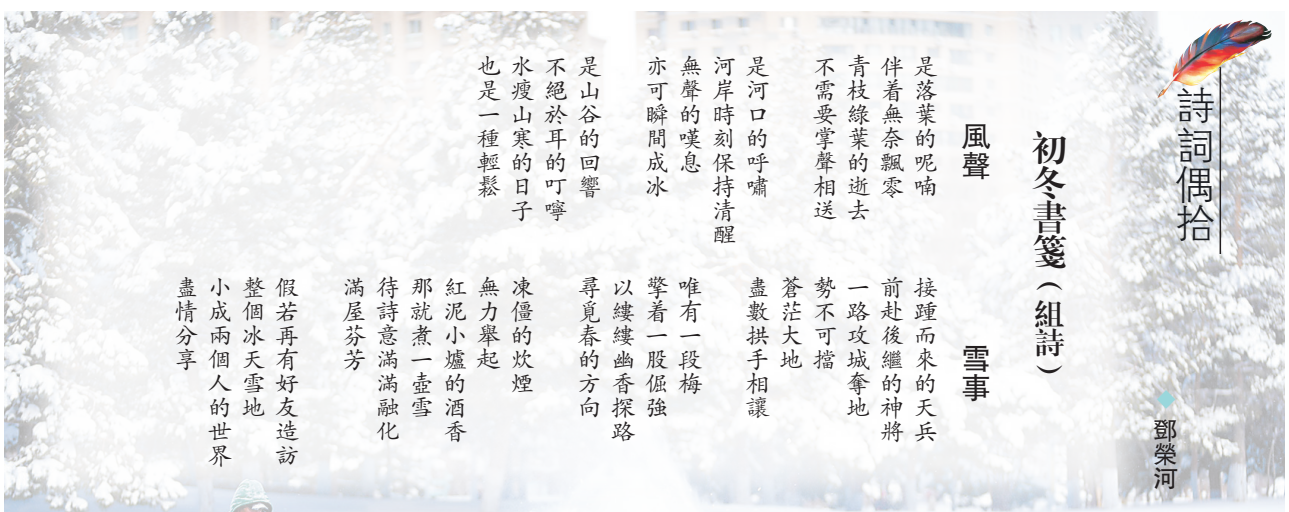
頓失滔滔的大河上下，一如浩瀚壯觀的冰玉王國，張開堅實寬廣的臂膀，擁抱呼朋引伴的人們，或奇思妙想雕琢希望，或冰上運動強身健體，銀鈴般的笑聲彼此此起彼伏。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這是巍巍群山的豪言。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這是陣陣松濤的壯志。

「感謝您，親愛的朋友！是您，強健了我們的筋骨，磨礪了我們的意志，鑄煉了我們的品格，為多姿多彩的世界奉獻一道這邊獨好的風景！」這是生靈萬物善意的點讚。

這歡歌，這笑語，這豪言，這壯志，匯聚成熊熊烈焰，驅散孤獨迷惘，溫暖天地人間。我們手拉手，肩並肩，昂首闊步——向前進！



詩詞偶拾

初冬書箋（組詩）

風聲

是落葉的呢喃
伴著無聲的寒
青枝綠葉的逝去
不需要掌聲相送

雪事

接連而來的天兵
前赴後繼的神將
一路攻城奪地
蒼茫大地
盡數拱手相讓

鄧榮河